

中国人民解放军
征战纪实丛书

红军征战卷



红二方面军

征战纪实

下

许福芦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红军征战卷

红二方面军征战纪实(下)

许福芦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红二方面军征战纪实. 下/许福芦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ISBN 7-5033-1462-1

I. 红... II. 许...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615 号

书 名: 红二方面军征战纪实 (下)

作 者: 许福芦

责任编辑: 余天宝

责任校对: 叶剑新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 - 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A5

字 数: 323 千字

印 张: 13.12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3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462-1/1·1166

定 价: 23.00 元

内容提要

一九三五年的冬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和甘泗淇、李达等红军将领率领红二、六军团两万人马告别桑植，冲破国民党军一百三十个团的封锁线，南下湘南，旋风般横扫贵州全境，寻寻觅觅，试图找到一个“滩头”，在尚未意识到长征时，长征已经开始，孤军奋战的经历，给红二、六军团的北上带来几多神秘和传奇。

翻过茫茫大雪山之后，在魔窟般的大草地上，连草根都被前队人马吃得精光，全军将士陷入狂风、冰雹、饥饿、毒污和沼泽的重围……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实际上是整个长征的大后卫。

革命暴动卷

《南昌起义纪实》尹家民

《秋收起义纪实》吴振录、邱恒聪

《广州起义纪实》郭晓晔

红军征战卷

《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上）柳建伟

《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下）傅建文

《红二方面军征战纪实》（上）陈道阔

《红二方面军征战纪实》（下）许福芦

《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上）朱秀海

《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下）魏碧海

《陕北红军征战纪实》冯捷

《南方红军游击队征战纪实》万剑声、余天宝

抗日战争卷

《新四军征战纪实》（上）常敬竹、董保存

《新四军征战纪实》（下）顾保孜

《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纪实》魏碧海

《八路军一二〇师征战纪实》冯捷

《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纪实》傅建文

《延安红色大本营纪实》肖思科

《东北抗联征战纪实》朱秀海

《牺盟会及新军征战纪实》曾凡华

《粤、海军民征战纪实》雷锋、曹轲、谢岳雄

《晋察冀军民征战纪实》李金明

解放军征战卷

《第一野战军征战纪实》许福芦

《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王玉彬

《第三野战军征战纪实》柳江南、罗英才、胡兆才

《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魏碧海

《华北军区野战军征战纪实》李金明

《海军征战纪实》黄传会、舟欲行

《空军征战纪实》王苏红

志愿军征战卷

《中国人民志愿军征战纪实》（上、下）王树增



装帧设计→阎可钦

目 录

引 子：一年以前 1

第一部：策应 10

- 一、凑钱买胜仗，贺龙放火烧湘西，故事从垂钩开始。
- 二、绝命游戏，陈渠珍四万“双枪大爷”钻“口袋”
- 三、桑植伤怀，澧水饮马，湘鄂川黔不谈血和眼泪。
- 四、救湘江，东征一箭双雕。罗启疆牛皮哄哄失信何健。
- 五、侯昌贵兄弟访塔卧镇，任弼时、王震论苏维埃。
- 六、湘西北的血腥与何健的“一点心得”。大英雄传奇：刘俊秀死里逃生。
- 七、侯清芝、王大个，骂倒敌人再结婚；陈家河、桃子溪，两天两个大胜仗。
- 八、忠堡夜雨蒙蒙演“活捉”。“铁军”不铁：徐源泉误闯板栗园。
- 九、马蹄踏碎一九三五年深秋。刘家坪：贺龙不许张正坤说“后面的话”。

目 录

第二部：突围

81

- 十、刘转连破“两江”，大险大巧洞庭溪；王胡子占锡矿，最后节目《小放牛》。湘中遍地开花。
- 十一、老苏区断肠，红十八师绝处求生。周矮子以牛铃守关，报一箭之仇；张正坤脱皮袄买路，说王道霸道。
- 十二、淑浦得而复失，谭家述抢出婆婆妈妈一大堆。李觉突过便水，一举找到新感觉。贺炳炎流血不流泪。
- 十三、杀机四伏，十八师难难相接，看错鄂西小裁缝。黎东汉最后一步请求枪毙。
- 十四、贺龙犒军：一盆猪耳朵；王震求师：善用张振汉。顾祝同提心吊胆，顾了贵阳顾不了乌江。

第三部：回旋

160

- 十五、黔中人物席大明面对“八大金刚”。蒋介石“镇山之宝”抢救资深“老朽”。大定出了个“拥红会”。
- 十六、东线失控：将军山七天七夜滴滴是血，毕节城风风火火处处有情。真经不怕巷子深，黔大毕五千子弟上路。
- 十七、打万耀煌，余秋里救人断臂；战宣威城，老百姓风传神话。序幕：乌蒙泥丸埋不下两万脊骨。

目 录

十八、北上急电，朱德、张国焘联署渡江令；龙云加冕，陈兵普渡河遗忘石鼓镇。贺龙说：“我们死不起人。”

十九、总政委一意孤行，自我膨胀不可收拾；杨秀山刮骨取弹，虚占富民威逼昆明。

二十、生离死别夫妻情，口衔红花过丽江。孙渡走走停停心情微妙。蒋介石飞临长江第一湾。

第四部：遭遇 231

二十一、雪国天界没有温度和色彩。直面风暴，侯清芝经历无弹头点火；收拢生命，女战士青春已经冻结。

二十二、草甸深处的枪声。贺龙手令“八大老僧”，津津有味看跳神。归化寺，一个被征服的喇嘛王国。

二十三、康巴藏区路迢迢，二、六军团分兵。肖克购皮感藏胞，贺龙谈判收喇嘛。擒纵番兵留忠骨。

二十四、甘孜夜朦胧，老总见老总。张国焘称病送马送小册子，关向应主阵只谈柴米油盐。群英大会战。

第五部：殿后 297

二十五、老蒋心力交瘁，贺、任纵论国是。扎喜旺徐的第一个早晨。初尝草地，鸡蛋大的冰雹赛枪炮。

目 录

- 二十六、断粮七八天，贺炳炎单臂挂骡马。烟末充饥，洪湖歌子能救命。
- 二十七、三个红小鬼和一堆牛骨头。叔侄死别，母子生逢。打旗兵死前赠袄，空粮袋上士担土。
- 二十八、革命经历沼泽：总指挥领兵摸鱼，任政委幻想上海；政治主任泥土当饭，扎喜旺徐勇夺牛羊。
- 二十九、千里岷山，人烟美妙不胜收。风暴乍起，红十六团收容悲歌。贺炳炎传话：不能让一个伤员掉队。

第六部：会师

361

- 三十、天堂寓言：西北是个搏杀场。杨秀山枪击石板路，刘转连夜袭两当城，黄新廷说对手不是软豆腐。
- 三十一、三十二军四面临敌，红十八团全军覆没。侯清芝终了骨肉情，杨秀山昏迷悟真义。
- 三十二、晏福生血搏罗家堡，“模范师”孤军过雄关。渭河岸边，贺龙骂娘说姜太公；六盘山下，蔡九上阵打敌骑兵。
- 三十三、红十六师政委独臂流浪，生死两茫茫；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欢庆会宁城。

后 记

411

引子：

一年以前

湘、鄂、川、黔边界线相接，简约地看，是个“Y”形。对这符号的特殊含义最明白的，莫过于两个人物：一个是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另一个就是蒋介石的“追剿军司令”——坐镇长沙的湘省主席何键。

这天何键早起，在花园舞弄了一会拳脚，便心绪不宁地回到官邸小客厅，倒背起双手，面对那幅大得惊人的军用挂图，仔细玩味这个怪怪的“Y”形。

副官掀帘进来。他是遵命前来“商议军机要事”的。见上司正在用功，便不忙惊动，蹑脚蹑手踱到身后，小眼珠透过金边镜片，不得要领地研究上司的后脑勺。

“有消息吗？”何键仿佛背后有眼，脸不侧、身不转，语音平静但可掂出份量，把猝不及防的副官吓了一跳：“哦、噢……是否给陈渠珍拍份电报？”

陈渠珍是谁？此人号称湘西王。1925年开始当湘西屯边使，在那块“五溪蛮夷”的不毛之地上混了近十年光景。不容易！这

十年间，军阀混战，兵匪祸殃，民穷财尽，生灵涂炭。姓陈的为坐稳江山，广施安民政策，一面“废杂税、济灾民”，一面挖空心思地剿灭土匪。

湘西的匪患是出了名的。那是个苗、汉、土、回、僮、水、藏等多民族杂居地区，又在省界边境，天高皇帝远，加上阶级压迫深重，正可揭竿而起、啸聚山林。占山称王、落草为寇成为地方一景，历代官府，剿灭不尽。

说是土匪，实际上绝大多数原本是一些穷苦人。经失意军人、流氓打手、地主恶霸暗地一操纵，涂抹一点政治色彩，盲目仇恨、歇斯底里的心态就出来了。于是，狡黠奸猾，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受害的还是老百姓，灾难深重，怨声不迭。

陈渠珍便假借那块官府招牌，总结前人教训，搞了一套“剿新抚老”、“剿抚兼施”的办法，结果大为见效。这一来，他就大肆收编土匪，放胆发展人枪，到1930年前后，手下就攒足了3万多人的“双枪”（烟枪、步枪）队伍！人多势壮，陈渠珍说话嗓门也粗了。他毫不客气地割据一隅，称霸湘西，自己成了一个土头土脑的山大王。

何键的辖区有这么一个人，分庭之患、震主之忧便油然而生。这一点，他在蒋介石面前暗示过几次。老蒋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不动声色地先后为陈渠珍备下两份委任状：一份是“国军第34师师长”，一份是“独立第19师师长”。与此同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派了几个人到陈渠珍部任职，明面上给陈添加了“左右手”，其实，那是不言而喻的。

一切调理停当，蒋介石私下对何键说：“有个陈渠珍，湘西那个地方长不出庄稼也长不出草，省得你吃安眠药了！”何键暗地里心花怒放。你老蒋掏银子，养出来是我的湘军，何乐而不为？

养兵千日，用兵一朝。何键一再提醒陈渠珍：“湘赣那边吃紧得很，我只有一副拳脚。你给我盯着贺龙，万万大意不得！”凭心而论，他还是颇看重陈渠珍那几万兵马的。其中不乏他所称道的一些名字，像龚仁杰、周燮卿、王尚质、柏树亭和罗文杰等人，与陈渠珍相比较，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总之，他觉得，以这么一个阵容，对付贺龙的几千人，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新近有一条传闻大出何键所料。在他密不透风的包围圈里，居然跳出一个肖克军团，并一路杀将西去。倘若贺、肖合为一股……何键凭着直觉，突然对那个“乂”形符号，产生了莫名其妙的烦恼。

这种神经质的反应起于何时，它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预示着怎样的结果，何键还说不好。但他认为给陈渠珍发报显然还不是时候。他转身面对副官，慢悠悠地摇着头，沉浸于自己为自己假设的圈套中不能自拔，因而情不自禁地操起指挥棒，沿着图上湘、鄂、川、黔边界线细心地比划了一遍，皱起眉头问副官：“你说说看，这究竟是什么玩艺儿？”

副官不摸底细，生硬地盯着目标钻研了半天，没有任何结果。这使何键既失望又有几分得意。正要敞开心怀在助手面前好好卖弄一番，机要参谋一声“报告”，带来了陈渠珍的一份急电：

共匪贺龙与肖克匪部 10 月 27 日会于木黄……

陈渠珍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这一天，正是贺龙、关向应和夏曦率领的红三军（红二军团时称红三军）与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地区南腰界会师的日子。

庆祝大会一直开到天快黑，才尽兴而散。

天空中飘起蒙蒙细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等人一起从临时搭起的土台子上往下走。台下是一片刚刚收割完的干田，大家的草鞋踏着稻茬茬，边走边乐呵呵地聊着。

这时，译电员迎上来朝任弼时敬礼，双手递上一张粗糙的电报纸。

任弼时看一眼，脸上的笑容顿时淡去了。他用手背敲敲电报纸递给贺龙：“你看看吧……”

中共中央军委不知出于怎样一种考虑，力主刚刚会师的二、六军团分兵行动。而且十分明确地指示：二军团留在黔东，六军团向湘西的乾城、凤凰方向发展。

“这是万万使不得的！”贺龙看完电报，认真地对任弼时说：“我们两支队伍眼下合在一起也只有几千人。要是两下分开，就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凤凰、乾城那地方我熟悉得很，那是陈渠珍的老窝子，反动统治根深蒂固。再说，又是苗区。自从清朝苗汉合流以来，一直搞的是屯田养兵制，村村寨寨都有官田，兵勇多得很，民间藏枪毛估计不下10万！六军团同志们远道而来，去那里连话都听不懂，怎么立足嘛！”

任弼时摸着唇髭，好久没吱声。他是中央代表，身份不容他轻易表态。他将目光转向身后的肖克等人：“我们……再商量一下吧？”

肖克问贺龙：“云卿，依你之见呢？”他内心非常赞同贺龙的意见，希望贺龙能对下一步的行动更确切地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来。

队伍往哪里带的问题，贺龙的确是早已想好了的。他显得胸有成竹：“要我说，两个军团还是一起行动，往永顺、桑植和大庸一带发展。那地方群众基础好，地理位置也可以，进可取

常德、澧县、沅陵，威逼武汉和长沙；退可去四川、贵州，回旋起来也放得开手脚嘛。再说，那一带也不算太穷，粗茶淡饭，能管个温饱，养得起兵马！”

贺龙的一席话，说得肖克、王震连连领首，都称宜合不宜分。关向应也表示同意这个看法。只有夏曦一声不吭，不知他心里是什么主意。

“老夏，你的意见呢？”任弼时盯着夏曦问。

自从二、六军团会师后，夏曦心里就很不是滋味。过去，他在红三军搞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一大批精兵良将，弄得二军团的有些官兵，一提起他的名字就发抖。

夏曦支支吾吾：“我，我有什么可说呢？没意见吧！”

贺龙不高兴地问：“你对中央军委指示二、六军团分兵没意见？还是对两军团合在一起没意见？”

“我同意大家意见吧！”夏曦低着头。

1934年10月28日晚上11点多钟，远在湘江东岸陷入重围的中共中央军委，收到夏曦、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肖克、王震等6人联名拍发的一份复电：

.....

在敌我及地方情形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的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

此时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8万多人，正在蚂蚁搬家似地突围。机关和部队携带着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每天拥挤在崎岖的山路上，朝着那条千难万难的生死天堑——湘江缓慢地行进。军委的决策者们，躺在路边的泥泞里喘着粗气商议：二、六军团的分合，就依他们吧！有关问题留待日后考虑。

中央军委眼前迫切需要考虑怎样突破何键的湘江封锁线。那可是何键押上了全部赌注的一锤子买卖呀！

11月19日，何键将他的“追剿军”分为5路：第1路司令刘建绪，率4个师由湘赣边向全州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筑堡堵截；第2路司令薛岳，率4个师又1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区集结；第3路司令周浑元，率4个师由资兴、彬县向道县方向追击；第4路司令李云杰，率2个师同第3路相配合，由桂阳向宁远方向追击，第5路司令李韞珩，率1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由彬县、桂阳向江华方向追击。5路兵马，地动山摇，大有一口吞下罗霄山的意思。

然而，中央红军这时依然笼罩在博古的阴影之下，既不寻找敌人防御的薄弱环节，待机出击；也不利用敌人诸部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只是一味消极避战，没命地逃跑。

从飞机上瞭望自己亲手布下的各路人马风起云涌，何键的心头有种说不出的美妙，仿佛8万中央红军的命运就捏在他的指掌之间，稍稍一得力，立刻可以成为独一无二的“党国功臣”！兴奋可以使人利令智昏。起码在此时此刻，那个似真似幻的“丫”形符号，被何键丢到了爪哇国。

收到中央军委“同意合兵”的指示电文之后，二、六军团的营地一片欢腾。部队很快作了调整，二军团的4000多人，仍编为两个师，原7师，改称4师，辖10团、12团；原9师为6师，辖16团和18团。贺炳炎在黔东收编地方武装组建的“黔东独立

师”，也整合整合，编进了主力部队。六军团的3000多人，暂时缩编成3个团，依次称51团、52团、53团。几番磋商，形成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的格局，确定两个军团结合为一个战略单位，共同创建新苏区的方针。

贺龙“讲话”、任弼时“谈心”，成为这一时期最生动的记忆。

“同志们——”，贺龙身材高大，嗓门响亮，所以，讲话时一不需要登高，二不需要广播筒，张口就来。他说：“野鸡要有一个山头，白鹤要有一个滩头！你们问我根据地在哪里，我告诉你们，根据地就在我们的脚后跟上！”他用烟斗敲打草鞋底的诙谐和随口而出的幽默感，使全军官兵精神为之一振。

头一次“讲话”下来，贺龙把肖克和王震拉到旁边问：“怎么样，我讲话六军团的同志们听得懂听不懂啊？”

“你看嘛，”王震伸出一双发烫的手掌，“怎么听不懂？巴掌都拍红了！”

肖克说：“老总啊，你是我们的一面旗子呀！见到你，就想起南昌起义，六军团许多老同志都落泪呢！”

贺龙听了这话，心情沉重地感慨起来：“是啊，风风雨雨，走到一起，多不容易！我们是革命同志，也是患难之交。弼时同志讲得好，现在是二军团需要六军团，六军团也需要二军团。我跟卢冬生和钟炳然他们都交待过了，三天之内，二军团给六军团营以上干部每人配一匹好马。二军团还要把岗哨勤务都包下来。你们的任务嘛，就是好好休息！”

“太谢谢了！”肖克和王震齐声说。

“谢啥子嘛！下一步，二军团找你们要干部，可不许保守！”贺龙在他们俩的胸口一人擂了一拳。

两个军团的指战员相聚在一起，那股亲热劲儿就甭提了！二

军团除了赠马、站哨之外，许多连队自己不吃肉，省下钱买肉送到六军团兄弟连队，给他们“补身子骨”。有的营团还组织部队上山割茅草给六军团战友垫铺，拿出自己的草鞋筋子帮六军团战友打草鞋，把过去千辛万苦珍藏下来的四川井盐巴，送给这些来自江西的战友。望着水晶石似的井盐巴，六军团的“老倌”们，回想湘赣苏区苦盐的滋味，心里又温暖又酸涩。

“瞧瞧这些同志哥，多淳朴！”任弼时指着那些欢蹦乱跳的二军团官兵对贺龙说：“一看就是你贺老总带出来的部队！”

“弼时，你是不晓得哟，这两三年，我们可作难啦！二军团的同志们跟着我，受了不少苦。眼看着洪湖根据地丢了，电台也丢了，周逸群、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孙德清……全都丢了，风筝断了线喽！”

任弼时不住地点头：“二军团的同志们吃大亏了！肃反扩大化，是个普遍问题，中央红军也不例外……”

“你是中央代表，我就弄不明白，滥捕滥杀那一套明明是错误的，给革命造成损失了嘛！可中央却老是护着哩！这是为啥子？！”贺龙的双眉拧成一个疙瘩。

“一言难尽！”任弼时叹了口气，“党内斗争复杂得很，历来如此。现在好喽，二、六军团拧成一股绳，起码，我们这一块是没问题了嘛！兴旺发达了嘛！”

这句话点燃了贺龙满腔的热情。二、六军团会师后，目睹部队蓬蓬勃勃的生机，贺龙心里舒畅极了。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恨不得一口气横扫湘鄂川黔边，打开一个“滩头”，把队伍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

“弼时，六军团给二军团的干部要早些到位……打仗嘛，你放心，不出10天，我在桑植请你喝苞谷酒，吃麻辣狗肉！如何？”

任弼时连声说好，说着掏出一张粗纸递给贺龙，那上面早